

夏侯玄：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夏侯玄，字泰初，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曹魏时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之子，出生于公元209年。公元225年，其父夏侯尚去世，年仅17岁的夏侯玄袭封昌陵乡侯。

夏侯玄少年时期就很有才干，长得仪表堂堂，得到时人的称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陈寿在《三国志》中没有明确描绘夏侯玄的容貌，应该是帅得不够突出，但外貌不突出不代表他不帅，按现代话来说，夏侯玄的帅，属于耐看型的。

乍一看你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相处久了你越看就会越上头。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当一个人不仅拥有不错的皮囊，他的内在灵魂也是万里挑一，更气人的是，他还有显赫的家世，这也就罢了，当一个人满足上述条件之后，他还是公子哥圈子中的灵魂人物，并且品行学识样样兼优。那这个人，是一定会遭天妒的。

夏侯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东汉末年，由于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导致朝纲混乱，一些入仕无门的太学生和贵族士大夫等知识分子为了抢夺政治权利，便一致联合起来，帮着外戚对宦官势力口诛笔伐。这些人自诩品格高尚，学识丰富，聚在一起后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势力，于是他们仗着文章写得好，经常抨击时政，又写文章对圈子外的人指指点点，由于他们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以当时权贵都害怕被这帮人盯上，只能把他们恭恭敬敬供起来。

这些人享受一言定人前程的权利威望后，更加嚣张了起来，私底下又根据圈子里亲疏远近的关系分成了各个小派别，为了打出他们的品牌，在相互间的商业胡吹中，他们给自己所在的小团队也起了一些方便品牌宣传的名号，比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

不过他们毕竟不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很快这股风气就被打压了下去，这就是“党锢之祸”。

为什么专门说这段历史呢？因为这股风气并没有结束，在曹睿时期又长了出来。

曹叡登基后，当初跟着曹操曹丕打天下开创魏国事业的世家大族和宗亲的二代三代们也已经成年，陆续步入了仕途。按理说呢，这些公子哥们只需要听家族的安排就能稳步上升，一步步走上关键岗位，最后接管老一辈的权力。但是这一代的公子哥们有点叛逆。

他们觉得，靠着家里人的安排上位有什么意思？要靠就得靠真才实学！权力和地位就得通过自己努力拼搏争取过来。

于是这些公子哥们便自发组织了起来，他们自称名士，同样是商业互吹，有了“四聪”、“八达”、“三豫”等响亮组合。

这些名士公子哥们以探讨玄学为名，聚在一起议论时政，企图影响朝廷决议。实际上他们已经影响了朝廷的人事安排。

曹魏时期实行的官吏选拔制度是“九品官人法”，这套制度的用人标准总结起来就两条：

第一，看一个人的家世

第二，考察一个人品行

一个人的家世的固定的，那么品行由谁说了算呢？由各郡县的正中官。而这些正中官又基本掌控在各世家大族的手里，所以，什么人能用，什么人能大用，谁说了算？你懂的。

这些公子哥们掌控了舆论权，不仅议论时政，还互相点评或者点评他人，仗仗他们的家族势力，影响了一部分朝廷的人事任命权。

这些公子哥们公认的首脑就是夏侯玄。夏侯玄是当时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楷模，加上又有夏侯家显赫的背景，被推为宗主。（少知名，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颺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

这里点了三个人的名字，何晏，邓颺，夏侯玄，其实还有一个，司马师。他们四人组成京城四公子。何晏文章写得好，心气很高，但却对夏侯玄很佩服，吹嘘说：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

当然，何晏也吹了司马师，这里就不说了。

夏侯玄的名气到底有多高？举两个例子：

第一，他一句话就能影响一个人的前程。

西晋的清谈领袖乐广，其父乐方曾任征西将军夏侯玄的参军。夏侯玄见到乐广后，这时的乐广才8岁，夏侯玄跟他聊了一会，回去后和乐方说：“刚刚看见乐广，神采奕朗通脱，以后肯定会成为名士。”（向见广神姿郎朗，当为名士。卿家虽贫，可令专学，必能兴卿门户也）

后来琅琊王家的王戎担任荆州刺史时，听说夏侯玄对乐广评价颇高，便举其为茂才，从此乐广平步青云（王戎为荆州刺史，闻（乐）广为夏侯玄所举，乃举为秀才）

注意啊，这时候的夏侯玄早已经被司马师杀死了，而推荐乐广的王戎还是司马家的臣子。他因为司马家敌人生的前一句话像司马家推荐了一个人，而这个人还真的被重用了。

第二，哪怕是夏侯玄的政敌，也对他推崇备至。

颺川荀氏的荀彧更是感叹：夏侯泰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

河东裴氏的裴楷：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

荀彧和裴楷都是亲司马氏的，连他们都如此评语，可见夏侯玄的声望之隆。

由于这些公子哥们玩得有点大，曹叡发动了“太和浮华案”，这这些名士公子安上了浮华党的名头，又一锅端把这些人给收拾了，通知各位家长把自家孩子都给带回家严加看管。终曹叡一朝，浮华党人在曹叡的高压下再也闹不出大动静。

可惜曹叡英年早逝，曹叡死后，司马懿和曹爽作为曹芳的辅政大臣，开始了政治斗争。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很默契地保持了一致并互相打配合，那就背叛先帝曹叡，彻底解除当初曹叡对浮华党人永不录用的禁锢。

果然是先帝的好臣子啊！

曾经的名士再次走入政坛，而他们也选择不同的阵营，导致不同的人生结局。

曹叡死后，曹芳继位。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政，两个斗得不可开交的辅臣在对待“浮华党”的问题上很默契地保持了一致并互相打配合。当初被曹叡禁锢的“浮华党”人再次复出。

夏侯玄在表哥曹爽的帮助下

再次担任关键岗位。先是担任散骑常侍，不久就升任中护军。中护军是禁军核心岗位，拥有对武官的考核选拔的大权。

在当中护军期间，夏侯玄显示出了他的“名士”风采，他选贤任能，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州郡俊杰，收获了世家大族一片称赞。

是的，作为“九品官人法”中最完美的“君子”形象，夏侯玄是严格按照朝廷的选人之法甄选人才。而他这一套选用人之法却被后来篡朝的司马氏抄了个遍。

“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周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

其实从这里也能看出，夏侯玄是有意拉拢士族的，可惜了，摊上了一个坑货表哥。他这边一直讨好士族，那边曹爽却在作死的边缘不断徘徊。当然，对于夏侯玄来说，拉拢士族不是目的，他的政治理念注定会让他成为士族的敌人。他只是想无限减少士族的阻力而已，也算是给他这个坑货表哥积点德吧。

这一时期，司马懿被曹爽以高规格请出了尚书台，失去参与核心决策的权力，但老头依然装的很不在意，一副感谢曹爽为他减少工作压力样子的乐呵呵地当起了大魏吉祥物的角色。

闲着也是闲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头子居然突然找夏侯玄唠起嗑来，一本正经地跟夏侯玄谈起了时政。

虽然分属两个政治对立的阵营，但夏侯玄对于这位老成持重的司马太傅还是很尊敬的。其实无可厚非，司马懿苟了一辈子，这时候魏国基本所有人都觉得司马懿是忠于魏国的，夏侯玄也希望他的政治理想能得到这位太傅的支持。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夏侯玄的事迹描写不多，但却用了超长的篇章完整记录下了夏侯玄写给司马懿的文章《时事论》。

由于此文章实在太长，我们长话短说，在这里大概整理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也算是从侧面窥探曹爽夏侯玄等人在正始年间实行的改革。

第一，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中央集权。

夏侯玄认为，官员的职责就是帮助君主管理，教化，服务百姓，不同职能的官就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官在精在专不在多，所以每一个官员的任命都应该交给中央去统筹安排，这样才能避免各级行政机构臃肿，业务不精，互相推诿的情况。

（古之建官，所以济育群生，统理民物也。故为之君长以司牧之。司牧之上下，欲一而专。一则官任定而上安，专则职业修而事不烦。夫事简业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第二，改革行政区划，撤除权力过大，机构臃肿的“郡”。

夏侯玄认为，目前魏国的地方管理以郡守为主，但郡守上面还有刺史，而郡守长官的职能跟下一级州长官的职能是一样的，这就导致了管理机构的臃肿，而且，有些大县的县令治理地方的能力不比郡守低，但能力高的县令又往往会因为隔着郡守这一层关系没能被中央发现他的才干。郡一级的长官常常管理着多个州县，他们往往利用职权便利、回护朋党亲戚和乡邑的旧交故友，如果谁不合意，便借官府的名义去整治。民众艰难困苦、凋弊，祸害就产生在这里。如果把它们合并（到州一层），造成动乱的

根源便会自然堵住。所以有必要撤掉郡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

（今之长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摄，唯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职存，则监察不废。郡吏万数，还亲农业，以省烦费，丰财殖谷，一也。大县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讼，每生意异，顺从则安，直己则争。夫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顺从乃安，此琴瑟一声也，荡而除之，则官省事简，二也。又于郡之吏，职监诸县，营护党亲，乡邑旧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顿，民之困弊，咎生于此。）

第三，改革九品中正制，恢复五等爵制。

夏侯玄认为，对官员的考核任免是国家的权力，应该由尚书台制定统一的标准进行掌管。过去一个人能不能当官，能当什么官，都是听中正官的评价。但是担任中正官的人本身的学识德行都比不上经过政府层层选拔出来的高级官员，既然如此，那中正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对一个官员的考核，一定要有明确的标准，如果只听上级的意见，那就会导致投机钻营、溜须拍马的风气，而且只看底下百姓的评价非议，那也会让官员们钻营机巧，助长政绩工程，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削弱中正官一言九鼎的权力，他们只考察一个官员的日常行为，区分高下，而直属上级负责评定下属官员的能力大小，最后由尚书台根据综合情况决定一个官员的升迁。

（岂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

其实这三点归根于一点就是：中央集权。

夏侯玄的想法好不好？很好，但曹魏立国的基础就是跟世家妥协换来的，夏侯玄的政治主张必定会得罪所有世家，不管他有多优秀。

所以司马懿也给他回了一封信，说：

“你说的这些都很好，但我就是不办，只能等待贤能来做了”

（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礼乡闾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秦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汉家虽有刺史，奉六条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吏不成臣，其后转更为官司耳。昔贾谊亦患服制，汉文虽身服弋绋，犹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

我相信司马懿说的是真心话，他看出来这个后生的才华，也许他也曾想把他收归门下，也许他在某一个瞬间动了恻隐之心，最后关头他是真的舍不得杀了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

夏侯玄没惯着老前辈，气的也回了一封信拐弯抹角大骂司马懿尸位素餐。

（夫当官改之时，留殷勤之心，令发之日，下之应也犹响寻声耳，犹垂谦谦，曰待贤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窃未喻焉）

有意思的是，司马懿的后人，最后还是无耻杀了夏侯玄，但他后

人的后人却对夏侯玄赏识的人无比推崇，司马炎建立晋朝后，命裴秀恢复五等封爵制度，给予支持他的士家大族以爵位。

再比如说，司马炎从继位之后就下诏准备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只不过是西晋过于短命，吏治又很快腐败，无法有效推行罢了。

连后来司马氏重用的班底，都曾是当初浮华党的人，比如说王基。曹爽提拔他做过从事中郎。

比如说钟会，从正始年间开始担任秘书郎，尚书郎，开始进入权力中枢。

比如说王沈，裴秀。曾被曹爽收为掾属。

再比方说诸葛诞。也是被曹爽从浮华案的阴影中拉了出来，一跃而成扬州刺史。

一个成功者，全盘抄袭了失败者的理念，是不是很有意思。

再来回顾一下何宴当初的评价：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

夏侯玄，有通天之志；司马师，有成天之才。这对知己兼亲戚，注定是宿敌啊。

夏侯玄当中护军没几年，曹爽为了把自己人安插进已经快被司马懿经营成老本营的关中军区，作为交换，夏侯玄担任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州、凉州军事；司马师则顶替夏侯玄成为中护军。

曹爽和夏侯玄就这么在司马懿经营的军区，用着司马懿的兵，策划了一场伐蜀的战役，然后失败了，然后，在有有心人的策划下，京城出现了很多曹爽夏侯玄不识兵的冷嘲热讽。

那么夏侯玄是怎么应对的呢？他根本无需应对，他的名望根本不会因为一场荒唐的败仗而减弱。

就在谿谷之役不到一年，原来都督关中的赵俨病死了，在赵俨的葬礼上，先到的司马师只有一半宾客起身相迎，而后来的夏侯玄则是满座皆起，而这件事也成了司马师的心病。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虽然诛杀了曹爽及其党羽何晏、丁谧等，却放过了这位曹爽集团实际上的二号人物，也许他忌惮夏侯玄的名望，也许是真的有想为司马家聚才的想法，司马懿只是把夏侯玄调离了核心岗位，等以后交给他儿子去收服这个当初的浮华领袖。

夏侯玄原本是有机会跑掉的，据《魏氏春秋》记载：当初，夏侯玄的叔叔、征蜀护军夏侯霸与他一同被召入朝，夏侯霸将南逃至蜀汉，想劝夏侯玄一起离开。夏侯玄说：“我怎么能为苟存自己而投降敌国呢？”于是接受诏命前往京师。

有人因此拿这件事说夏侯玄不通世故，不懂政治，看不清形势。我认为不是，在司马懿去世的时候，夏侯玄的好友许允祝贺他说：“这下子你终于可以放心了。”

夏侯玄却忧虑地说：“士宗，你怎么看不清时事呢？指司马懿尚且能够以世代的交情善待我，而子元（司马师字）、子上（司马昭字）是不会容忍我的。”

果不其然，哪怕他应诏回朝后可以保持了最低程度的低调，他几乎杜绝了跟以往好友的所有来往，除了上班就是呆在家中，从不动，甚至连姬妾也不再畜养。他还是被盯上了。